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清)高鳳翰撰

南阜山人數文存稿

(清)徐 炯撰

使滇日記 使滇雜記

鳳城齋藏書印 羅明倫藏書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262.49/1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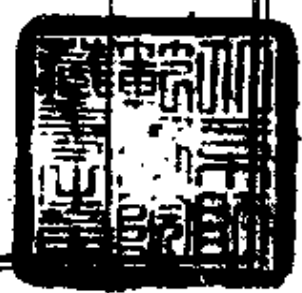
南阜山人數文存稿

(清)高鳳翰

使滇日記 使滇雜記

(清)徐桐

上海古籍出版社



937237

封面題字

謝國楨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南阜山人數文存稿

使滇日記 使滇雜記

〔清〕高鳳翰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2.25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 8400

統一書號：10186·391 定價：1.30 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序

我感覺到，發現好書，也和發掘地下文物一樣。發掘古物，必須有考古家用科學方法有步驟地、精細的探測。尋訪好書，也必須有精於版本目錄學、熟於學術常識和社會背景的明眼人，才能搜輯到有用的好書。因為「胸有成竹」，才能挑選出好竹；如果胸無成竹，茫無所知，就是有好書擺在面前，也會「如入寶山，空手而回」。我本來是學問淺陋、知識貧乏的一個人，二十多歲開始，簪筆傭書，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追隨於傅藏園（增湘）老人和徐森玉、鄭振鐸以及趙萬里諸先生之後，游於藝苑之林。從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家及書店中，遇見難得而珍貴的書籍，就作為教材，向他們請教。他們總是熱心誠懇，「耳提面命」，隨時教導於我。我就把他們所說的話記下來，久而久之，對於書籍的好壞，版本時代的先後，也略知一二。可惜的是，我家本寒素，爲了奔走衣食，養老哺幼，不得不省吃儉用。偶而獲得一點稿費，得以絡續購到一些零星的書籍。至於善本書籍，佳槧名鈔，我自然是買不起的，只能拾些人棄我取、零篇斷縑的東西。好比買瓜，人家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過是撿些瓜蒂而已。所以我起的書齋之名，以前由工資和稿費所人買書，叫「傭書堂」，後來干脆就叫「瓜蒂庵」，名副其實而已。

我素來喜歡研究明清史和兩漢史乘，尤其嗜好明清時代的野史筆記，和漢魏以來金石磚瓦碑刻。因之我搜輯的資料，就從這方面着手。解放以前，我已經搜輯了多種，因為奔走南北，謀求衣食，以之易米，多半失去。解放以來承黨和政府培養教育，得以專心致力於教學和科研工作，工資和稿費所入，都拿來購碑帖書物，積累漸多。十年浩劫時期，幸未損毀。到了「四凶」翦除，撥亂反正，建設「四化」，承黨的關懷，派我到大江南北採訪書籍，作為科研參考的資料，所見的較多了，其中也發現了人們所不注意的所謂「斷爛朝報」，我就收了進來，因之「盈架累屋，儼然成聚」了。將來擬編成一本《瓜蒂庵藏明清野史筆記書目》及《漢魏以來碑石碑刻簿錄》。

人貴自知。我的目錄版本之學，是很不高明的，又喜歡自誇，每得到一種自以為銘心之品，就請我的好友趙萬里、向達諸同志來替我審查和鑑別。如我所藏內閣大庫中的南宋刻袖珍本《宋名臣言行錄》、清雍正間刻本陳夢雷《松鶴山房詩集》，趙君說：「這些書都應歸諸公家，不得為私人所有」。我就馬上轉讓給國家圖書館了。又如日本刻本的《大唐西域記》、知服齋刻本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等書，因為向覺明兄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故使物歸其所。同時他們也提供給我不少的資料，尤其是路上同志餓讓我明崇禎間刻本《玉塵新談四種》是當代的孤本，清宋起鳳著《稗說》是講北京明代內廷掌故的稿本，故友蕭菊君（璠）先生贈送我清潘耒著《救狂

《砭語》，談廣州長壽寺主持釋大汕爲清初三藩私自與越南交通貿易之事，爲潘耒《遂初堂集》未收，極爲罕見，故友陳乃乾先生題贈的清程穆衡《燕程日記》爲僅存的抄本，知友黃永年同志送給我桐西漫士《聽雨閒談》，記北京掌故及工藝美術，皆成爲瓜蒂庵中敝帚自珍之物。偶與知友呂貞白、包敬第同志談及寒齋所藏野史稗乘以及詩文集等書，亦頗有同好之感，乃就笥中所藏，選出十種，定爲《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允爲影印，公諸同好，並請加以批評。倘荷不棄，仍將嗣出續刊，使先哲遺澤，不致湮沒於世云。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安陽謝國楨識於北京團結湖畔之瓜蒂庵。

南阜山人數文存稿

南阜山人數文存稿

序卷一

南阜山人小刻江干集序

山人四十年中所為詩合之共勒部四少時株守荒
邛適意林莽嬉弄弋釣時雜童頑曰繫擊林集三十
以後游歷海廣則山川友朋風雨聚散為多曰海集
丁未之冬濫竽保舉戊申如京師所有車馬跋涉餐
吐胃臆之言曰岫雲集雖所得不滿百篇而為生平
出處之介不可不獨存之過江以來十年牛馬寄意



之端是不一致而總名之曰江干集其一切憂豫悲
喜慰快之境皆在焉則今之所刻是矣家六安君與
余相遇有別腸丁巳戊午間患難流離周旋百至而
所為謀及寂寞身後之名者此刻其一也書來徵全
稿甚力時稿已他有所屬急切不能便得就其所畱
客囊者得此部粗為刪雜述其梗槩寄之嘻南阜之
所留於人世者如是已耶山人病痿後左手自書序

味菊集序

山南張翁稚松者余城里中表兄弟也齒長於余三十有三年余嚴事之意自童子時即嘗受讀其詩古文詞蓋先生壯歲以後作也中間南北別去忽、輒二十年丙申春先生自燕中以倦遊還里復出近歲所作百餘篇相示伏讀之次追憶昔境覺其曩然不同者凡數端先生昔時之文鍾煉光恠半出造作讀之令人目眩心駭而於義理識解其能增益而饑飽人者不今若也昔之文能奇能肆能雄偉英俊倜儻

瑰璋而不羣而不能為閒情冷致一唱三歎之遺音
則其味之淺深厚薄又與今殊也蓋先生昔時之文
雄於才而今進於道昔時之文藝於史而今本於經
昔之所以為文者鏤心劃腎而今則風生水動汨
自然而流出也擬之人事則昔為報仇斂容目光攝
人而今則高冠大佩橫詩書而說三代昔為垓下鉅
鹿之戰而今則輕裘緩帶羊叔子之所以追武鄉也
嗚呼文章至是為老境為實地為羽翼經傳有用之
物而不同於風雲月露詞人流玩之作今之人不敢

望其能為其或能見此者亦少矣宜先生自叙之悲而欲以他日之魂冥、相應於異世之士也然又安知今之世之必無其人耶吾願先生歸於荒山靜坐時自檢生平所作斷自某年留藁某年焚弃其焚其留以道為秉干不為多一不為少苟不合道文詞雖工可祛也誠準此義勒成一書付託所屬不必親戚子姓惟能傳吾文者是與而更平其心易其氣痛洗從前少年光燄使此心與道合文與心應卓然為後世可傳者一二事則雖今之日不能以爵位烜赫與

當代鉅公爭旦夕之名千載而下其必有得於蛛絲
蟬腹之餘摩挲歆歆為之表章而不能沒者已

嬾翁詩序

木有樗人馱有大瓠人有南郭子綦是三者皆世俗所謂無用而古至人用之以學道者其在今日則吾友嬾翁其人也翁生平有不可解者四燕領席頭雙目電射望之類武人而甚嫻於文博聞多識上下三千年間媿如說村中事而人未嘗見其讀書性喜默坐每家居則閉戶掃榻晏寢終日或經旬月不出而不為禪觀无想楞然木然而已行年七十不知世間有喜怒事而心如冰鑑玉壺洞徹萬類則又非頑鈍木

石也夫人而屏嗜慾絕營逐返聰明於混沌以文章
為遊戲淡焉若忘嗒焉似喪非古至人之學道者其
孰能之嬾翁之嬾庶幾乎莊生之旨與翁既以嬾自
號宜其無往不嬾者顧獨不嬾於詩風晨月夕驅背
枕前每有會意輒開口為五七言句然不喜脫藁其
友朋甥侄輩率時時從旁記錄之久之成集且累累
數千言而翁猶不自知其有詩也由此言之則是詩
亦嬾也余與翁為中表於齒序為昆季行而其為友
也則相善以詩故其詩余序之余得而友之若其嬾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則余固不可得而友也

嬾翁余故人張君峯山也以鄉曲親串為文字交
往還近二十年此中關會頗深是序之作於一飯
頃了之有識翁者呼之或出矣自記

春草堂詩自叙

詩必有叙叙必當世知名且顯貴有力者序之言大畧同非人人李則人人杜高岑王孟且賤若輿隸廝卒卑卑不屑意顧不必其有當於詩余之學詩也於今且十餘年意自九歲受書即從先君子竊聲律時以意為小詞詠之頗自喜每就草藏衣帶間未嘗敢以示人歲丁丑春先君子以公車走都門余已生十四年差長知人事因得假以書笥管鑰於是乃大搜所藏書得唐人讀^集之雖意未了了然自是頗知體制

矣是年秋余從先君子以薄宦遊般陽般陽固名勝地又去新城王司寇不遠以故其鄉人往往能詩一時名士如李希梅克臣高梓岩之驛張殿傳元劉世琦肇昌皆卓犖有才氣而余以世好故得從之遊風晨月夕尊酒論文酬唱既多頗難自揜蓋先君子亦知小子弄筆饒舌矣雖復時有指授然恆禁不許作慮荒舉子業也余學詩從唐人入顧性獨不甚深好見放翁詩遂一讀不去手此十餘年來大約與劔南一脉精神相跌宕耳己酉丙戌間余友人高密李思

伯若皋來讀書於余家春草堂長夏無事因教余讀
長吉青藤兩集漫大好之如曩者得放翁時也思伯
亦能詩其勝余當數十倍風雨連牀切劇最久而余
師霞裳先生亦於是時結詩社相與磨礱成就之嗚
呼束髮讀書半生辛苦師友得力之處余安忍沒哉
今詩之刻也從石村弟訂吾鄉王秀才無竟詩以工
便付剞劂者也鐫成之日投我姜囊高秋風起掛帆
歸來山園十畝茅屋一區出我新詩則山僧溪友野
老村童杯酒歡賞如街頭鼓如田間歌烘然共笑而

余亦用以自樂非敢問世人也嗟乎嗟乎余生而因
陋僻處窮鄉中故於當世學士大夫少結納而二三
知己又復零落天涯無從索其序余詩者余自序之
如此亦期其有當焉而已

梓岩遺詩序

梓岩幽憂侘傺人也生平足不越里閭年不踰四十而風波所歷羊腸虎口幾至百變既已困頓顛躓矣而又窮年藥裹善病多愁負志不酬而卒牢落以死讀槐安客傳其志有足悲者梓岩家淄川往者先君子以廣文遊其鄉與其家司寇公有通譜之雅余因得交梓岩梓岩與余為長者行而相洽以友友以性命所期許類皆古人事而相娛以文每梓岩至必出賞其袖中詩余方執藁就晚梓岩輒從旁抵足引手

嗚嗚作楚囚聲相視大笑已而泣下欷歔不自止今
讀其詩八九皆道其傷心事是固有宜然者余聞梓
岩家居多惡趣其尋常開口伸眉如是等時才問一
有耳而其悽愴寥落緣感善悲又復如此梓岩梓岩
人非金石奈之何其不愁且病以死耶梓岩既死其
家益狼狽不可支余時已還膠州不得數通聞聞其
後八年余以博士弟子應鄉舉走濟南道乃始一過
其里而哭其柩因從其家乞其遺藁若干紙以歸歸
而謀所以編次訂校而傳之者於今又十餘年而未

果嗟乎余豈一日忘吾梓岩者顧以余時所就方與
梓岩等窮途落魄不克自振又誰復能出其餘光刺
鏃為吾忘友輕重哉余方有所遲以待其後而其家
書來索稿甚力不得已粗訂之計得五七言詩二十
有五古詩六傳一序一小賦一雜著附之共一卷略
為點定芟雜藏之篋中而以原本歸其家嗚呼是乃
余之所以報吾梓岩也耶

間齋詩序

德州古燕趙之衝也於今又近京師其俗矜飾尚氣
舞智任術固由積習使然哉其風亦日變矣州之人
趙間齋余友也間齋故貴胄子又生處其鄉宜其有
不免者而間齋顧孤騫落穆枵然木然於塵垢之外
亦可謂能自洒脫者矣尋常家居落落無所可其意
性喜讀書而病羸厚所負而無以展其用處無用之
日而又不得大肆其力於古其磊落激昂之氣鬱無
所發則時一見之詩用以導鬱宣滯澆壘塊而破岑

寂几以適其閒而已以故間齋之詩能用詩而不為
詩用無穴几斷髯之艱無嘔心吐血之苦而情與物
會興由感生悠然得之心而矢之口偶一拈之風
乎有餘韻也哉世之為詩者糾法律研聲調一有不
愜如負譴訶終歲斃不得休以視間齋之詩毋亦
太促迫乎哉雖然間齋之詩與此較上拙或有不逮
要其間為不可及也而又得於紛々微逐之鄉尤難
哉

長山王原長遺文序

長山王君原長者邑之落穆諸生也性淡泊嗜古好德而能文然以其情深善感又所值落魄鬱鬱多傷心事以故負才早逝溘然僅中壽可悲也余不識原長而交於其弟歷長歷長以弟畜余間於情愜意洽鐙炮酒闌之會時一談說家事每及原長則泣然欲泣余亦為拭袖不樂者久之嗚呼觀歷長於兄弟之間可以知原長矣原長為人狀癯竦長鬚冉髭數百莖指爪修潔如野鶴性喜搥琴不常作遇有會意或

傷心時輒一弄撫絃窅然神與俱淡噫方今淫蛙塞
滿世界而原長獨抗心希音嶢然托意於古人則其
不合時宜之槩亦畧可想矣今讀其遺文數則幽雋
疎逸遙想遠慨多感慨嘆悽惋之音此固其性然哉然
亦以遭時不偶無所發其牢愁鬱結而一托於文卒
以幽憂致疾不能保其和以永其年也是其文亦有
足悲者原長既費志以致而其弟復以同調齟齬見
棄人世不能為抗滑脂膏之習弋取富貴出而求當
世之顯人鉅筆為遺文重徒日抱殘編於荒村敗屋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護雨露而讐蟬蠹亦付之吐舌奈何而已今者昇
其文而屬之余而余之叩藏齟齬又兩君儔也嗚呼
生無所適其意死無所借以傳其文身既荒落抱恨
地下數十年而始得一人之讀其文而哀其志者又
余也是皆可悲也已

連理山人關河集序為徐中丞代作

向者山人有寄詩余既倚聲和之更三月餘山人書
來復有關河集雕本之寄且問盲人道也余方發書
卧几展詩欲讀而吳興通家同學沈固廬兄以事至
話次及之則輒然向余而笑曰嘻事有甚奇鮮有甚
難余與方公固嘗有象外之游相遇於關河之間矣
丙辰中夏月望後先方公招我高樓橫天樹石蕭瑟
以森爽烟雲突兀而纏綿觀畫壁之雄奇驚風濤之
騰掀謂斯樓百景之咸備獨溪流峭瀑之缺然畫天